

中國卓別林·活現小人物

諧劇大師王永梭傳奇（上）

●劉軒（大陸作家）

數代觀眾為之傾倒

年近八旬的諧劇表演藝術家王永梭大師，從三十年代末期躍登舞台，獻演個人獨創的「拉雜戲」《賣膏藥》起，於半個多世紀中，集編、導、演於一身，先後創作、演出了諧劇節目九十四個，方言詩朗誦一百餘首，共達三千多場。他用「演員的身體，這一隻絕妙的彩筆」，為各個時代的「小人物」，「畫下一個個樸素的影子」。

他那設計考究，維妙維肖，準確鮮明的人物形象，「始於詼諧，止於嚴肅」，笑中含悲的精彩表演，幽默風趣，寓意深刻，視角獨特的節目內容，令數代觀眾為之傾倒。比之好萊塢諧劇大師卓別林，更是別有一番風采。

王永梭藝術道路和漫漫人生旅程，有著暴風驟雨，有著鮮花陽光，有著坎坷磨難，有著燦爛輝煌。大悲大喜，起伏跌宕，蜿蜒

曲折，蕩氣迴腸，極富傳奇色彩。

王永梭一九一五年七月十四日出生於四川省安岳縣龍台鄉一個農戶家庭，薄有資產。他小時體弱，常溺便在床，「形象像猴子」，不大討父母喜愛。六歲許，他與弟、妹先後出麻子，病勢「兇險」。母親急向菩薩許願：「只要孩子們醫得好，為你掛紅、放火炮……」誰知，「掌上明珠似的弟、妹都沒醫好，最不討人喜歡的卻活過來了。」從此，老母對任何菩薩都不理不睬，因為它們「一點都不顯靈！」

王永梭聰穎好動，素喜詩詞，由小學到初中，他成績都高居前三名，常免費入學。十三歲時，父病故。異母兄長只分給少許家產。母親只好替區公所洗衣，維持一子二女的生計。

一次，安岳縣中學舉行學藝觀摩會，以《國難當頭，學生應負之使命》十一字題目作賽。文思敏捷的王永梭以「穎穎緋長江，處處成國恥；一腔少年血，誓偕倭蠻死！」

二十字應付。前排女生見其遞出卷面無啥字跡，紛紛圓瞪杏眼，小聲嘀咕「唷，這麼快，交白卷哩！」

誰知正是這比題目僅多九字的詩篇，引得評委們「讀之黯然」，「感慨萬端」，對「孺子的拳拳愛國心」好一番誇讚，一致贊同他為「學藝大賽」第一名。

中學期間，王永梭便是學校「現代劇社」舞蹈、川戲、方言話劇的「活躍份子」。更絕的是，他常填詞編歌，以胡琴自拉自唱。競技場上，他又會打球、善踢毬子，可謂「門門懂，樣樣精」，校園數得著的「知名人士」。

初中畢業，王永梭投考遂寧農業高中，發榜為考生「狀元」。但左湊右湊，沒足夠學費，只得作「待業青年」。後來到安岳、合江作小職員，到川軍當文書。應付「八股文」之餘，他把過剩的精力放到了「一直鐘情」的話劇、川戲等業餘舞台上，為日後的騰飛積聚著能量。

鐵桿票友洋相百出

作爲「鐵桿票友」，王永梭既沒拜師，更談不上正規培訓，全憑熱情高，膽子大，「跟著感覺走」。難免「花樣翻新」，洋相百出。

某次，玩友們攬撥王永梭「臨時客串」川戲《八陣圖》中的陸遜。詞記不得，由「老手」一句句遞；要槍沒人教，舞得還像模像樣。演出前大半，「順暢得很」，彩聲不絕。誰料最後某段，只唸一句就該結束，他茫然無知，邊要槍邊等台下的人遞詞。左等右等，下面沒有動靜，只好湊一句「俺陸遜莫非滿大數？」花槍由於「慣性」，繼續「畫著圈圈」。鼓師見他槍還在翻飛，以爲他還要加詞，便「叭嗒、叭嗒」地指揮著繼續伴奏。沒法子，又加上第二句。鑼鼓仍未停息，又逼出第三句「老天有意絕本都！」這才狼狽退場，「硬是把汗都急出來了！」

當時，民間流行「太陽起山墩墩……」的《鎌刀舞歌》。王永梭等四個男青年扮成村姑，揮刀割草，在留聲機音樂聲中又唱又跳。王飾「么姑」很害羞，女伴替其遮住眼睛跳。「瞎么姑」揣個大背兜跳得昏天黑地間，忽然一頭撞下萬年台，驚得觀眾們魂飛魄散。所幸預先安排的助手接個正著，將「她」推回舞台，演出大獲成功。但曲終人散，王永梭及「兄弟們」望著高高的萬年台下白花花的石板地，想到萬一沒接住的惡果，無不害怕。於是，有人打趣道：「別人演戲，可以臉不要；王永梭演戲，既不要臉，又不要命！」

抗日戰爭爆發，王永梭積極參加募捐義演。爲加強效果，他把《保家鄉》、《大刀進行曲》、《高粱葉子青又青》等抗日歌曲歌詞改成方言土語，由一位精於胡琴的同仁烘托，他唱得聲情並茂，廣受歡迎。後「琴師」調走，《高粱葉子青又青》變成「紅苕藤子長又長，栽完紅苕大家去吃糧（當兵）……」而自拉自唱。因自認琴技不頂高明，表情表不出來，他決心搞出適合自身特點，有「轟動效應」的新東西。

精習拳械深入民間

其間，王永梭曾拜北派老拳師李飛龍爲師，拳法、器械都頗得真傳。他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與登茶館、下書場及聽圍鼓的市

井小民、三教九流過從甚密。他雖沒入幫會，但對袍哥通行的行幫話略知皮毛。對穿州過府；四處漂泊的藝人、小商人等「跑灘匠」之江湖「切口」耳熟能詳。對他們爲盤家養口，居無定所，飽受世人白眼和風霜雨雪之苦的處境滿懷同情。特別是多次見到一些赤膊漢子，以長拳短打各種招式吸引觀眾，以求推銷「打藥」。但物價飛騰，常汗流浹背，賣不出一點，還得向地保交「攤子錢」。他搖頭嘆息，心潮難平。

一九四〇年元旦，在合江縣各界迎新遊藝晚會上，諧劇藝術的第一個「嬰兒」——《賣膏藥》呱呱墮地。舞台上，王永梭「一人獨演，獨演一人」的賣膏藥者，時而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時而拳打腳踢，虎虎生風。裝腔作勢中透露出淒涼悲苦，威武雄壯裏隱含著虛弱恐慌。「如今生活高了，米糧貴了，病害得起，藥吃不起」，「飯館的老闆要錢，棧房么師傅要錢……過河渡船錢，解渴涼水錢，站要站錢，坐要坐錢，前前後後哪一樣又不要錢？」等等「大實話」，句句說在觀眾們的心坎上。人們從江湖流浪漢身上，看到了自己爲生計而奔波勞累，挨苦受窮的「影子」。狂喊狂笑「再來一個！再來一個」之後，陷入苦苦的思索，悠悠的遐想之中。

一九四〇年夏，王永梭輾轉跋涉，赴江安投考由南京「內遷」的國立戲劇專科學校

入學考試，王永梭的普通話考得最差。因為從來沒說過「京片子」，初學幾句，「真是惱火，比電視劇《霍元甲》裏的陸隊長說起還要笑人，連考官都忍俊不禁。」而表演的面試，他又考得最好。考試手冊上的材料一一考完，「主考大人」們見他演啥像啥，「輕輕鬆鬆」，又臨時出題，「是見過些世面的考生」這才「心子發緊，頭皮發麻」，總算圓滿地過了「關」。

開學迎新會，王永梭首次亮相。他將當時「大紅大紫」的「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電影主題歌《畢業歌》原調改詞，唱成「同學們，大家坐下，請不要起來！」首句一出，即贏得滿堂彩。「祝各位老師同學身體健康。看啦，有些姓趙錢、孫、李；看啦，有些姓周、吳、鄭、王。我們來自四面八方，我們要進入戲劇的殿堂，我們都是一個共同的志向。志向，志向，永遠的向上。同學們，同學們，再還有一樣，明天是星期天，不上講堂。志向，志向……明天的早晨，隨便起床！」「啊呀，編得好有趣呀，把我們大家都編進去了呢！」老師、同學們邊鼓掌，邊議論。

曹禺賞識學府成名

接著，王永梭「甩」出了「重磅炸彈」《賣膏藥》。他那典型生動，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身輕如燕，鯉魚打挺的國術硬功；簡練樸實，內涵哲理的精闢台詞；設計新穎

，不同凡響的獨特形式，看得戲劇界最高學府的權威專家們無不感到耳目一新。如雷的掌聲和歡呼聲過後，就有人猜測「他肯定是帶藝求師！」「他一定是個雜技名家……」幾天後，高年級同學向王永梭「報喜」：「萬先生（曹禺）給我們上課時講，那個王永梭很會演戲哩。他那天那個《賣膏藥》，就是一個人走出來左說右說就演起來了。這就是一種手法，叫白描，幾筆就把人物寫活了，演活了！」

一炮而紅後，每逢學校辦晚會，其他同學有的唱京劇、民歌，有的做怪象、演話劇片斷等。只有王永梭，每次都要出一個新節目，因為大家認為他「總是有點鬼板眼。」正值抗戰高潮，江安各種大型聚會，募寒衣捐，募傷兵救濟金等活動，學校都派他參加。很快，他成了全城「最受歡迎的人」，甚至有人稱當年是「王永梭年」。

正式跨入課堂，王永梭才知道戲劇是融各個姊妹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是一切藝術的頂峰。「那裏頭比海洋還壯闊，比天空還廣大。自己要汲取的知識真是太多太多了。」洪深、沙梅、焦菊隱、吳祖光等中國戲劇藝術的先驅、曾留學歐美的老師們「怎麼一個個都是著書立說的喇？他們上課學識之淵博，語言之生動、深刻、有趣、叫學生們佩服得五體投地。」二十歲時，王永梭曾以「學書學劍兩無成，二十年華不是春；身世不堪悲落拓，筆花早已謝聰明」詩章投稿「

鐵血詩詞社」，遭編輯一個「意志灰頹，今後勿作此詩」批語，折射出當時無病呻吟，全無志向的心態。而五年後，他漫游書海，自覺過得充實，「只有那麼痛快了」。

劇專生活艱苦，學子艱難。同學中外省人多。有的為學戲與家庭鬧翻了；有的家在淪陷區，親人流離失所；有的是華僑子弟，戰爭期間交通斷絕，失去了救濟。有的只一套西服，總換不下來，於是新變舊，舊的成了「臘板」。扣子先是整齊的，東掉一顆，西脫一粒，後來一顆也不剩。領帶先是光鮮的，以後不知跑到哪裏去了。皮鞋先是亮錚錚的，不久皺巴巴的，張個大口，底板快脫了，一是疏懶，二是無錢，竟拿些繩子來把腳背綑到「將就過」。伙食方面，大家靠貸金吃平價米，米裏煤渣、石子等「五花八門」。早餐不是爛胡豆、爛豌豆，就是爛黃豆。用一小碟胡豆瓣，就可以交一個朋友。擺在那裏，不喊，別人還不好意思吃。

憑物看戲劇目豐富

那個時期，學戲的「戲子」屬於「下九流」。江安小城的遺老遺少們亦根本不知「戲劇最高學府」為何物。他們鄙視「打扮得油頭粉面」、「妖裏妖氣」的學生哥、學生妹們「男的肯定是壞蛋；女的麼，肯定是娼婦！」由「封建腦瓜」把持的江安女中甚至規定，女學生們一律不准同劇專的人來往。然而，年輕人的心是「栓」不住的。最終，

江安還是出了大導演、戲劇家謝晉、馮維兩位「駙馬公」。

一九四一年，善於將名詩、名詞、名歌改頭換面，為我所用的王永梭，將目光投向了千古絕唱《春眠不覺曉》。經反復推敲，他首創的四川方言詩朗誦這一藝術形式，又推向了文藝舞台。「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覺曉，臭蟲餓跳（格）蚤，老子速多回，龜兒沒逮到；春眠不覺曉，唉呀煩死了，你的鬼撲斬，不扯好不好；春眠不覺曉，號角聲聲早，揮戈定九州，躍馬踏三島！」

洗煉的語言，鮮明的形象，強烈的反差，將詩人的典雅、浪漫；窮人的粗俗、窘困；婦人的嬌媚、無聊；軍人的昂揚、氣派描繪得生動傳神，活靈活現。「躍馬踏三島」還緊扣了抗日救亡的時代脈搏，其演出效果之佳，連王永梭也「想都沒想到！」

刻苦求學之餘，王永梭對學校週末舉辦的「憑物看戲」演出實踐。所謂憑物看戲，是劇專除公演不賣票外，讓學生磨煉演技，改善生活的創舉。城鄉觀眾只需給點海椒，拿點蘿蔔，一根蒜苗，甚至「捐」一雙草鞋，就可進場，欣賞其他地方絕難「碰見」的高水平節目。王永梭除演出先後創作的諧劇名篇《扒手》、《趕汽車》、《黃巡官》、方言詩朗誦《祥少爺》、《三小姐》、《矮公姑》、《阿Q正傳》（改編）、《倒霉的戀歌》、《作家傷感篇》及抗戰小節目外，

還飾過川劇《鬧都堂》中的童文正，《漢奸夢》裏的汪精衛等角色，最受觀眾「寵愛」。

同學中，具有「擁王派」和「反王派」。前者「鄉土派」評價王永梭「有意思，有名堂，反映了民眾的呼聲。」後者「學院派」則對「下里巴人」（鄉下人）的「代表」之「雕蟲小技」很看不起，認為「不是正路，有辱校風。」但余上沅校長會對「陽春白雪」者們說：「王永梭還是有道理，有造化的人。說不定將來他還會辦個專科學校呢。」以後，沙梅先生還勉勵門生：「你搞的這個諧劇很有味道。你可能要挨罵，但你不要怕；你可能要被捧，但你不要昏。你的戲有你的形式，有你的內容，有你的觀眾……」

煙斗博士焦頭爛額

求學數載，王永梭雖然春風得意，收穫頗豐，但小青年亦難免遇上尷尬事。

這年端午節，同學們大都放假，王永梭卻受命率一些「學友」去「勞軍」。上午演完趕回學校，又累又餓的他沒趕上中午會餐，未動冷菜，扒拉點飯，就迷糊在床上「夢會周公」。下午排練話劇《杏花春雨江南》，同寢室同學走時忘了叫他。「永梭上場，永梭哪去了？」「啊呀，他還在睡瞌睡！」「快喊起來！」慌慌張張跑往排練場，導演馬彥祥老師青風黑臉：「你在幹什麼？」「我睡著了。」「你還好意思說！一桌子的人

等你一個。你還沒醒麼？該你上場了！」被「刮得鬍子直飛」的他雖心有怨氣，也只好自認「隨便怎麼說都不對，該挨！」

畢業公演《北京人》，王永梭被分派演人類學博士要角。劇情為博士手拿煙斗，坐在舞台沙發上，傾聽另一主人公發牢騷，鬧酒瘋。聽著聽著，從不吸煙的他不經意地劃火柴，沒燃，便下意識地吸了幾口，無煙。他不懂得「訣竅」，沒有再點，吸還是要吸的。唉呀，煙斗內有煙油，又悶又膩，含在喉嚨口，好噁心，好難受，直想嘔。但藝術委員會的老師們正審查節目，怎敢「放肆」？只好焦眉爛眼，忍了又忍。好不容易熬到戲完，衝回後台，忽多高一個「鐵塔」迎向前來：「你咋個子搞的？」他沒回過神來。「你在演戲嗎？人家發牢騷，你為什麼一句也不聽？」「我、我、我不會抽……」「哇」地一聲，一團黑乎乎的液體「傾巢而出」，吐了一地。洪深先生見狀，也忍不住笑出了聲：「你呀，拿錢去，買兩包雜拌煙，馬上跟到學！」

某次茶話會，則是王永梭最感滿意的代表作。那晚很湊巧，校長余上沅、教務主任萬家寶（曹禺）、科主任楊村彬（《清宮外史》作者）齊斬斬出席。素有急智的王永梭靈機一動，獻演節目時朗聲說道：「今晚上的聚會為什麼叫『茶會』呢？主要是我們『三領袖』會在一起了。為什麼這樣說呢？你們看『茶』字那個草頭，是不是萬先生那個

草頭？中間那個八字，是不是我們余校長的人呀？底下那個木字是不是楊先生的木？那為啥子『人』字又坐在中間呢？因為是校長嘛！」接著，他隨口唱出：「茶會、茶會，我們都是親弟兄，我們都是親姊妹，我們都是骨肉親，我們比那親親骨肉還要親幾倍！」師長們笑逐顏開，頻頻點首：「你咋個子想得那麼快？」「你還真想對了呢，只有那樣準確了！」

一人班子風靡陪都

一九四三年七月，王永梭告別了給予他「藝術生命」和「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的「藝術家的搖籃」，踏上了「個人奮鬥之路」。

在這之前，王永梭獨創的劇種未正式命名，權稱「拉雜戲」。由畢明祿、胡德龍二校友協助，在自貢劇場作畢業後的首演時，才取「詠諧」、「合諧」之義，打出一「獨創諧劇」「招牌」，讓《賣膏藥》、《扒手》等節目「第一次正式面向觀眾」。

不久，受重慶一川大戲院邀請，王永梭由成都赴陪都作專場演出。抵達地處大陽溝的戲院門口，見「熱烈歡迎文化宣傳巨匠、詠諧戲劇專家王永梭先生——自己表演，自己編劇，幽默、風趣、獨創一格」的大幅標語，他喜孜孜跨進院門。李世昌經理熱情相迎：「啊，王先生來了，坐。你的班子好久來呀？」「啥子班子呀？」「吔，你演戲那

個班子嘛，好久到？」「我沒有班子，就是我一個人。」「那你的衣箱好久到呢？」「我沒有箱子，只有旅行袋。」「那怎麼演呢？」「就我一個人演。」「哦、哦、哦……」對何為諧劇不甚了解的大經理一聽「兩不到」，「個人演」，疑慮重重，憂心重重，即下令將《新蜀報》一週廣告減為三天。

演出當晚，觀眾踴躍。後面一排軍警聯席位，維持秩序。舞台台口六個大花籃，姍紫嫣紅、爭妍鬥艷。「宣傳重於作戰」六個大字，更激得王永梭熱血沸騰，神情亢奮。《擠》、《跑堂》、《賣膏藥》等節目一個比一個精彩，掌聲、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嗨，第二天，社會局、衛戍區等等要票單位紛至沓來，忙得不亦樂乎又笑得合不攏嘴的李經理趕忙通知，報紙廣告又改登一週。第二場後，李世昌還「恭請王先生到寒舍便宴」，「以表寸心」。爆滿一週後，又刊發「王先生連日辛苦，要稍事休息；今後續演日期，諸君注意報載」聲明。接下來的數場，更有劇專同學謝添、陳全、張子英等人獻花，氣氛更加熱烈。

緊接著，經洪深、張駿祥等老師推薦，王永梭有幸參加「全國文藝界文藝欣賞會」和「全國文化界文化聯誼會」。他以《家》、《賣膏藥》等四個精品與白楊、舒繡文等明星同台獻藝，在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的最高層次文藝匯演中大出鋒頭，各新聞媒體競相報導。一次演出後，國立劇專創辦者之一

、國民黨原海外部部長、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道藩向各界人士介紹說：「王永梭先生啦，就是國立劇專的。他是洪深先生的學生，也是我的學生。王永梭先生來了沒有哇，請坐前面來……」師長們的誇讚，讓王永梭「很不好意思」。（未完待續）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



劉軒「諧劇大師王永俊傳奇」插圖（文見五十三頁）
①王永俊在書房留影。
②王永俊（右）與夫人江潤媛（左）合影。



①王永梭的高足瀋伐演出的劇照。
②王永梭的女弟子張廷玉演出的神情。